

(七大剑手)	(易家)	(七大门派)
齐国春 宗	南:易天元	少林 党叔大师
楚心谋 楚川梅(刀)	易劫 征夷	武当 清空道长
燕晚亭	易大飞 小飞	峨眉 沈云飞
韩应松	北:易太极	华山 申介书
赵津如 (丐帮)		崆峒 燕游子 静慈大师
魏乐山	△陆肉真 邓风雷 刘翠峰	青城 玄虚子
秦恩源、曲胜轩		点苍 段果

简悲声 应折之。一青年剑士。  
 大吟风 李春秋 一刀客  
 莫离魂 一剑客 卫公岩 一暗鬼  
 柳中夏 古准 一掌世家  
 陈妙手 一小偷 林葫芦 一大夫

江国流 四天远范扁舟。任西席  
 徐凤来 何星友 方秋寒 叶折枝  
 程孤帆 郑少游 陈长青 丘陵羽生  
 南宫步云。

江  
湖  
寓

第一齣

大  
刀  
王  
高  
貴

(七大剑手)

~~齐南春宝~~

楚心谋 楚山梅(刀)

碧晚亭

韩应松

赵津和 (丐帮)

魏乐山 △陆归真 邓正恩 席华峰

秦恩源、曲胜轩

(易家)

南:弓天元

易劫、征夷

易飞、小飞

216:弓太极

△陆归真 邓正恩 席华峰

秦恩源、曲胜轩

(七大派)

少林 贞观大师

武当 清尘道长

峨眉 沈云飞

华山 申介书

崆峒 陈游子 静慈师

青城 灵虚子

点苍 段果

简悲声 应折之。一青年剑士。

龙吟风 李春秋。一刀客

莫第魂 一剑客。卫公岩一赌鬼

柳中厚 古天准。一掌侠家

陈妙手 小偷 林葫芦。一大夫

江自流 周天远范扁舟。任西席

徐风来 行星友 方秋客叶折枝

程孤帆 郑少游陈长青 顾痴羽坐

南宫步云

## 卷首语

(一)

三尺冷刃剑，两行热泪痕。孤星残月默销魂。  
江湖恩怨何时了，随烟雨，任浮沉。  
半盏离别酒，一颗破碎心。祭罢天地苍恩。  
乾坤大略糊涂计，方拂晓，已黄昏。

(二)

身为江湖客，骨是岁寒松，幽泉翠谷长吟风。  
南山能隐云游客，拒寒暑，笑枯荣。  
举杯豪饮酒，持刀敢杀人。纵横天下已半生。  
望断天涯歌一曲，声徐止，韵犹萦。

——周易《唐多令》

## 目 录

### 上篇

- 序 一 回头是岸
- 二 无言独上西楼
- 三 同知钩
- 四 寂寥梧桐深院锁清秋  
剪不断，理还乱。
- 五 是离愁
- 六 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 下篇

- 序 一 简悲声的简声
- 二 林花谢了春红
- 三 太匆匆
- 四 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 五 胭脂泪，相留醉
- 六 几时重
- 七 自是人生长恨水常东

——南唐李煜《乌夜啼》两首

## 上 篇

### 回来是岸

终南山下、回头观。

这里本是道观，只因山门外有一古碑，上书佛偈“回头是岸故得名，不过和尚也罢，道士也罢，总把这里当作一块风水宝地；这里是山入山的唯一道路，所以香火旺盛。”

这日山下一行十七人上山，镖客打扮。

碑上端坐一人，见到他们，并不开口，只以手指身下四字，“回头是岸”。清住镖师毫不理会，绕过石碑继续前进。那人也不阻拦，只是微微一笑，依旧闭目养神。

转眼日落西山，那十七人面容疲惫，走下山来。

碑上仍端坐一人，并不开口，只以手指身下四字，那碑背面亦有四字，“苦海无边”！

为首一人悚然一惊：“请教尊姓大名。”

碑上那人缓缓说道：“吴大侠何时入了镖行？果真如此健忘，想不起老朋友了？”

“吴大侠”后退几步，拔刀出鞘：“你是简悲声！”

简悲声站起身：“吴勇，你还认得我，不錯，不錯！”

吴勇怒吼说：“简悲声，吴某与你无缘无仇，为何横加阻拦？”

简悲声大喝：“果然是你，吴勇，我并非有意害你，想必你心中有鬼，才怕惊动我，看来我找对人了。”然后拔剑，剑上斑驳了，似因痕一般。

“这把剑本是莫离魂之物，如今到了你手？”吴勇大惊：“防人之心

# 窗上

不可无，见你如此古怪，怎就不小心防范？你知想打劫我的应付，不必和比费尽心机找借口了！”

简悲声冷笑道：“此剑莫兄已转送与我，况你该还与否，自己清楚，我只管索命，那里用得着找借口！”

吴勇又后退几步：“你真要杀人？”

简悲声没有回答，只自言自语的说道，“每次我杀人，你总要哭。你一哭，我心里就难过。我心里难过，就想杀人。”然后慢慢抚摸那柄剑。

吴勇忽然狂笑：“你以为我没有防备？”他把手一挥，那十六名面目交淡以素从未敢正眼看有如泥塑木塑般大汉齐步上前，围住简悲声。

“这个阵法是为了克制你的功夫，我天罗苦练，十年来，从未断过。”

简悲声没有任何反应，这十年来，他何尝不是苦练？

吴勇一声口哨，阵势已发动。

简悲声流泪，泪剑也流泪，殷红的血从剑上滴下，仿佛伤心哭泣的血泪，泪水和血水混在一起。

还剑入鞘，大哭声中，扬长而去。

“当闻此鼓所长，知天子之命至其集，事莫离”

“当闻此鼓所长，知天子之命至其集，事莫离”

“当闻此鼓所长，知天子之命至其集，事莫离”

“当闻此鼓所长，知天子之命至其集，事莫离”

## 一、无言独上西楼

这里是西楼，西楼本名君子楼，座落于峨嵋山中。

昔日武林曾以东庄、西楼、南宫、北华四大支柱，今余惟山庄传，十年前已无后裔，衣官一夜之间消声匿迹，飞鹰堡则被革革踏平，唯有君子楼依然耸立，理所当然为武林盟主，这十余年林中无敌不过君子楼灭其他三家竞争者，独霸武林的故事，但楼主丁竹却矢口否认，不管怎样说，君子楼的成员行走江湖，受人尊敬的。

简悲声正走向君子楼，无人阻挡。

“任何人都可以上君子楼来。”丁竹如是说，为得是体现君子风范。

简悲声登楼，楼梯上有五人，丁竹居正坐，见简悲声至，挥手招来一侍者，简悲声坐，目光只在丁竹脸上不动，表情十分严肃，“你是何人？找丁某何事？”

简悲声不答。

旁边一人开口，声若巨雷，“你小子来这里干什么？”

简悲声睁开双光，那人面目狰狞，高大魁梧，果真

“这就是点苍段果。”丁竹介绍。

简悲声领首，段果天生神力，历经千锤百炼，内外功兼修，见其目炯炯，可知外功已登峰造极，此人善用阳刚之掌，冲是阳刚之掌，力能太湖九溢，名噪一时。

"这位是青城灵虚子。"简悲声看到一位老道，毫不起眼，青布道袍，紫竹道冠，与云游道士一般无二。但简悲声却知道，此人剑法通玄，功力超绝，虽与世无争，却好做公道。昔黄河船会，长江船会，火并，此公从中调停，何化干戈为玉帛，两会合并。

"这位是崆峒岱游子，这位是崆峒静慈大师。"崆峒山上有三道观，一寺院，合为崆峒派。包僧道两身合为一派，在武林中独一无二。崆峒派武功佛家道家兼修，却也在江湖上出了风头。

简悲声环视众人，仍不说话。

段果大怒，一把抓向简悲声。简悲声看似未动，段果这一抓却落空，简悲声仍好端端地坐在那里。

段果脸上更难看，一掌去向简悲声前胸。这一掌来势迅猛，隐隐有风雷之声，简悲声一晃，已站在椅后。段果一掌已按上椅背，风雷之声顿止。

简悲声安然无恙，椅子完好无损。

"身手不凡！"静慈称赞。

"打得好！"岱游子称赞。

段果一掌收发自如，真是功力非凡。简悲声退一步，恰在攻势之外，其时机拿捏准确也显功夫超群。

段果见好就收，回身落座。简悲声却不坐下，只以手指轻轻触处，面、椅子四分五裂。

原来段果一击未中，存心使简悲声出丑，暗用内力震碎椅子，被简悲声识破，众皆心领其中奥妙，微微笑不语。不过从中也可看出段果内力并非炉火纯青，座中其余几人皆可化椅为粉齑。

"赐座！"丁竹令侍者清除杂物，换把椅子。

"阁下莫非简悲声？"丁竹终于开口道出来。

简悲声点头，然后解下佩剑，连鞘放在桌上。

剑柄和鞘均以黑布包裹，毫不起眼。简悲声解下黑布，里面金匣全白，剑柄更是白玉雕成，上缕凤纹图案。

"这是莫离魂的泪剑。"灵虚子说。

"这是泪剑。"丁竹说。

"昔楚地无名剑师所铸，集天下之铁，炼精三载，因铁质低劣，且锈不融，终不成剑。其黯然泪下，不想铁竟成形，铸成剑，上有泪痕，静慈双目低垂，缓缓说。

"此铁不愿成剑，虽经剑师之泪聚合，却毫无戾气，故不可为人之物。"岱游子接口。

"莫离魂少年得此铁，见其刃利，仗剑行走江湖，十七年未拔剑，方悟此中真谛。"灵虚子道。

段果不语。

众人沉醉而谈，竟似人忘却简悲声在侧。

丁竹平捧此剑，拔出尺余，方松手，鞘中那人有吸引力，匣剑吸住鞘，碰了碰，匣唇立即隐没不见。

"阁下能驾御此剑，许南山上一展雄才，足见意志坚定。只是此剑不愿出鞘，少侠纵有通天彻地之能，和比大开杀戒，恐怕又过此剑本意吧。"丁竹眼中满是讥讽。

"这小子杀了吴大侠，还有什么好说的。"段果大叫。"把你

打算了！

"莫箫魂既赠剑于他，想必并非无缘无故。"丁竹持剑已简悲声，"不要辜负莫箫魂赠剑之意"。

简悲声持剑，转身下楼，无人阻挡。

"此子杀机太重，灵虚子长叹。

"恐怕又有一阵腥风血雨了，"倪游子附合。

"未必"静慈摇头，"他若心存慈悲，则为天下幸"

"大师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段果危坐，"吴大侠仁义满天下，却不是让他杀了？"

"此人精于内蕴，恐怕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便动手杀人之人。"

丁竹说，"就现场情况看，吴勇显然早有防备，而简悲声心意已定，凶狠是真。

"也许吴勇作了对不起他的事吧。"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吴勇的过失恐怕太大了。"

简悲声下楼，一农夫模样的人上楼。

两人交错，简悲声发觉右手曲池穴一麻。

简悲声左手持剑，反手挥出。

那农夫忽然不见，但听衣衫飘动破窗之声，简悲声下楼远去，农夫已上楼。

"未者何人？"丁竹依然不卑不慢的问。

"南山樵隐。"农夫昂然挺立，身着破烂衣衫，仍不可眉宇间英气。

众人起身相近，南山樵隐本名穆伐，早年持斧行江湖，早逢故手，中年看破世情，隐于终南山，不再插手江湖事。

细观此人，不过六十岁年纪，不过武林中人皆知，六十年前人便归隐，知他养生有术，面色红润，身着青布衣衫，头裹头巾，脚上一双普通布鞋，乡野村夫一般模样，手中满是老茧。

"穆前輩何故至此？"灵虚子略有疑惑，"为何不见五色斧，五色斧是穆伐兵器，从不离身，此斧甚巨，显然不可能藏身上，昔日此斧已成穆伐标志，今不见斧，难怪灵虚子疑惑。"

"道长可认识过谦，"穆伐右掌一立，向南挥出，巨大的八仙桌已从中一分为二，"此斧已封，不再使用。"

招式出手，真乃庄严肃穆，众人皆知，这本是穆伐斧法的手式，观其功力老道，可知必有几十年功夫。

"好！"丁竹称赞，"前辈请坐。"

"南京阿罕已死，"穆伐并不说话。

何干是吴勇的俗姓尾字，曾与吴勇携手行侠于天下。

丁竹皱眉，"莫非又是简悲声？"

"自南山下出此血案，我不得不管。"穆伐说，"正欲通知阿罕却发现他已死，于是连夜来见盟主。"

"刚才下楼的就是简悲声。"

"什么！我若知是他，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离开。"穆侠大惊："刚才他向我攻击，我因此事而不愿理会他。"

"他与前辈动手了？"段果问。"说来听听，是怎么一回事？"

"我上楼时，他正下楼，身形交错的一刹那，他左手持剑反身向我劈来，我躲过，还了一掌，快速上楼，那一掌也未击中，他迅速离去。"

"您是说他左手持剑？"丁竹问。"右手有什么动作？"

"右手毫无掌动。"

"简悲声左臂曾被古天涯击断，虽经怪医林萌芦治疗，仍运动不如前，从此不喜动左臂。"静斋道："奇怪，奇怪。"

"他若要与穆前辈动手，想必已有准备，而何却攻左臂？"白浪子也大惑不解。"况他为什么要与穆前辈交手呢？"

众人正在沉思，忽听一个声音说："只因身形交错时，简悲声右臂曲他穴一麻，出于防卫目的，他自然左手拔剑攻击。"

随着声音，一人健步上楼。

"原来是我千手先生。"丁竹让坐。"只是不知为什么在那阵简悲声的穴道偏上一麻呢？"

"当然，这是我的杰作。"千手先生微笑。

## ① (简悲声遇左，莫)

简悲声的对面站着两人，黑衣人和白衣人，正堵在谷口，挡住那条羊肠小道，无法行人。

若是平时，简悲声必另走一条路，而今日此谷只此一条通路，即使简悲声不愿惹事，但眼下的形势，不惹事就别想过去。

"请让路。"简悲声道。

二人不动，也不出声。

"请让路。"简悲声跨上一步。

二人仍是不动，仍不出声。

简悲声心头火起：双手齐出，抓向两人脚踝穴道。

白衣人不动，黑衣人伸左手食指点虚处，这一指变化巧妙，封住简悲声双手的所有攻势，但却不乘势反攻。

白衣人哼了一声，黑衣人笑道："白兄不必生气，这一招若是换做白兄施出，威力定强一倍。"若是不嫌兄弟偷招，不可屡进，徒惹花瓶佛子。"清愁兄弟偷招了过"。

白衣人却皱眉："并非责怪黑兄偷招，只是这一招尚有半变化，为何不使出？至少可将那小子击退一丈。"

二人竟以"白兄"、"黑兄"互称，莫非正是姓白，不成？眼看那黑衣人所使指法，正是白衣人绝技。

简悲声被人称为"小子"，心中大怒，再次攻上。

白衣人只用左手食指，一套指法连环使出，与简悲声战在一起，打得有声有色，但双脚却丝毫未离原地。

白衣人冷笑道：“若是我使这套功夫，抑或黑兄使用本门绝技，你小子已经性命不在了。”

简悲声忽住手后退，道：“我打不过你们，但今日我非进此谷不可。”说完拔剑出鞘，正是“泪剑”。

黑衣人和白衣人俱是一惊。

简悲声振剑，撒出漫天剑影，攻向黑衣人。

黑衣人不敢托大只用一招，左掌拍出。

漫天剑影忽消失，黑衣人一掌抵消掉所有攻势，但也退了一步。简悲声进一步，白衣人也退一步，仍与黑衣人并肩而立。

简悲声没想漏刮，这一剑竟如此轻易的被化解，心中不服，又是一剑攻出，更为凌厉。

黑衣人出拳，又退了一步，但也将攻势化解。

白衣人道：“黑兄，再退就入谷了，看来非用右手不可了。”

黑衣人道：“未必。”

简悲声又是一剑，极快的一剑。

黑衣人双手拔出刀来，极慢的一刀。

但这一刀竟将所有变化封住，简悲声退了一步。

黑衣人看着刀，刀色金黄，刀身正中刻有古老花纹。

简悲声说道：“这是七煞刀！”

黑衣人道：“正是。”然后转头向白衣人说：“你猜这刀是到

只能用左手，却未提到手中可否持有兵器。”

白衣人叹道：“这是我的失策，你手中有刀，~~风~~还怕任何人？而我手中却无剑。若遇此劲敌，必定无法抵挡，只得违心反右手了。好在苍天有眼，让你~~遭~~此日~~倒霉~~赶上。”

黑衣人笑道：“七日为期，我负重四日，已都是身受重创，负责的三日却太平无事，~~这~~苍天真是有眼无珠啊！”

简悲声忽道：“这七煞刀本是右吟风~~所制~~之物，如何落你手？”

黑衣人也道：“这泪剑本是莫离魂之物，和你又落入你手？”

简悲声无言以对，半晌后又道：“这七煞刀戾气极重，昔龙侠曾于华山顶一刀斩邪派七十二魔头，俱是~~无辜~~魔教中高手，便是比刀重杀机，而我所持泪剑又是怨气极重，愿出鞘搏击，故我有此败。”

黑衣人拔刀在手，并无异常，然后掷~~出~~场中，插入地下，刀甫离黑衣人~~手~~，立刻长起杀气，笼罩住三人，杀气冲天，悲声打了个寒颤，谷口原本静谧清新的世界顿时沉默。

“原来刚才交手时，阁下一直抑制住此刀杀气！”简悲声长一声，掷剑于地，顿时又起怨气，悲切之至，令人不寒而栗，“我也曾以本身功夫~~制~~压住怨气，方可以此剑出鞘一试，不想阁下却制杀气以减轻伤亡，实是大侠风范。”

这时刀之杀气与剑之怨气交织在一起，忽然三人都有一

神圣的感觉，只见刀上手龙的黑色渐退去，变为银白色。剑上碧绿的泪痕也成淡红，杀气与怨气互相抵消，化为无形，地上留下得只是两柄兵器，静静地放在那里。

"此刀此剑已获新生，"白衣人笑道。

"助善则善，助恶则恶。"白衣人叹道，"还需慎用。"

简悲声忽拔起两件兵器，左手大刀，向白衣人说道："阁下武功高绝，在下佩服得五体投地。只是受人之托，一定要入谷，不得不如此，得罪了。"

说罢向白衣人攻去。

白衣人也说道："我亦受人之托，七日内守住此谷。"

简悲声左手使八卦刀，右手使五行剑，都是江湖上最普通的招式，但刀剑合璧，却是威力无穷。

白衣人只是踩九宫步法，在刀剑影中闪躲，却是无法还手，随简悲声之动而动。

白衣人道："八卦刀和五行剑均与易理暗合，黑兄深知此理，又精于此道，你恐怕伤不了他。"

简悲声招式一变，左手为~~太极~~混元刀法，右手为峨嵋的穿云剑法，相互配合，却也虎虎生风。

白衣人不但闪避自如，而且还能还手，但只用左手。

白衣人笑道："黑兄仍不忘赌约，于生死之间尚且如此，可谓天下第二赌鬼。"

白衣人应道："多谢白衣夸奖，在下亦有自知之明，黑兄

在此，在下怎敢居第二，退为第三便是上策。"

黑白二人俱沉思默想，心中都在想：天下第一赌鬼卫若比时正在何处？

简悲声见白衣人反而能胜自己又攻不下，心中竟燃起招式又一变，左手"断魂刀法"，右手"毒蛇咬剑法"。

谁料刚使一招，白衣人在手指一挑，只听得巨响，刀剑互击，简悲声拿捏不住，兵器脱手掉地，人也惊异地站在那里。

"好！"白衣人喝采。

简悲声大惑不解。

白衣人道："八卦刀与五行剑虽普通，但招式严谨，有规矩，是圣人之招，圣人胸怀坦荡，麻雀配合故黑棋，令我无可钻，无法还手，但圣人心怀慈悲，留人生路，故升可穿插其不为工房。"

白衣人道："混元刀法及穿云剑法，招式正统，是凡人之凡人于此并肩作战之时，断不会自相残杀，但相互猜忌，难免的，故黑兄有机可乘。"

白衣人道："迷云鬼刀法及毒蛇咬剑法，招式狠辣，是小人从即使用同仇敌忾之时，仍不忘自相残杀，所以我稍一招，即互相争斗，所以你败了。"初时

简悲声道："我为何不可胜他，因为我亦逼退他两步。"

白衣人道："高手相争凭气势，常人相争凭内力，庸材

争凭招术，这三样你皆不及他，所以你无法胜他。”

简悲声不以为然：“内力一项我不见得输给他，我十七岁时，内力便及江湖上一流高手。二十岁时到天山拜见师父，准备出师，不料于山腰古洞中遇一老人，自称‘雪叟’，一言不合，便使动手，三招后便比拼内力，正在我不支时，发生雪崩，我斗被埋其中，我因修习龟息术，屏住呼吸，雪叟却没有，又因比拼内力无法分心，故气绝身亡，其全部内力亦输入我的身上，我被雪埋了十年，虽人事不知，但内力却无时不在运行，这十年来，不知运动了几千几百万回，内力之深厚，可谓世间仅有……（简悲声脸上忽进一红）……脱困后知师父已逝，我是唯一弟子，师门灵丹宝盒皆为我有，一番调养后，现今内力已在师父之下，出师一年来罕逢敌手……（简悲声脸上又一红）……故于内力一项，纵使不败，~~也非对敌~~亦不至于落败。”

白衣人冷笑道：“直吹直擂，厚颜无耻。”

黑夜人却问道：“你今年三十岁是吗？”

简悲声却道：“不，二十一岁，那十年未曾睡觉，犹如睡觉一般，不算数的。”

白衣人身上忽然发出一股强烈的杀气。

简悲声退了一步，但立刻省得此杀气并非对他。

黑夜人身上也发出一股杀气与之对抗。

白衣人的杀气在逐渐增强，但仍然不能完全压

倒黑夜人的杀气，当白衣人的杀气达到最强时，黑夜人的也一下子猛增至最强，与白衣人不相上下。

这时真是天昏地暗，简悲声感到莫大恐惧。

白衣人的杀气在逐渐减弱到无，但简悲声的恐怖逐新增加，黑夜人的杀气也一下子猛减到无。

简悲声心中有说不出的感觉，一种祥和的气氛，黑夜人和白衣人同时收敛。

白衣人大笑：“我知道你是谁了！”

黑夜人大笑：“我也知道你是谁了！”

简悲声面如死灰，没想到二人功力如此高绝。

白衣人对简悲声说：“我的‘震寰华气’共三十三重，只有‘浩然正气’才能与之抗衡，虽然只有三重，但威力并不上下，随功力的提高，杀气从无到最强，又减至无。”

黑夜人道：“现在你知道人外有人了吧！”

白衣人道：“黑兄身上还有一种‘绿弥漫神功’，威力同样大是天下奇？派内功相克，不能同时运用，所以你不必担心，功力陡增一倍。”

简悲声奇道：“绿弥漫神功与浩然正气分属佛道两家，如兼修习，天下只有一人，——莫非你是玄吟风！”

黑夜人大笑：“正是在下。”说着拂开去面具和头罩，露

出面目，头发白发根至发梢由黑变白，甚是怪异。

白衣人大笑：“吟风客的头发是独门标记，昔日万毒

的喇嘛激战时误中毒，虽运功排出，但头发就永远是这个样子。”

黑衣人道：“这位兄就是莫萧魂，泪剑原主。”

简悲声道：“我于海底捞得此剑，知是莫大侠遗物。一直想物归原主，但不知莫大侠为何弃剑？”

白衣人亦撕去面具：“此剑怨气甚重，非内力高深者不能使用。我十七年均未曾拔剑，不慎此剑若离武手，反而危险更小，作恶机会更多，故投于海中。”

龙吟风道：“七煞刀杀气太重，若让恶人得去，却是大麻煩，故我一直留于身边。”

简悲声持刀剑递于二人：“此刀此剑已非彼刀彼剑。”

莫萧魂忽然问道：“你为何非深入此谷？”

简悲声道：“我南下时遇武当清云道长，当时他已垂60，乃遣开门人对我说一些重要之事，让我无论如何于今日前世比66谷将谷中香炉打碎，不关为何。”

龙吟风道：“我初出江湖时曾欠一人人情债，最近那人找来，~~并~~请我替他看守此谷七日。”

莫萧魂道：“我亦出于同样的理由，但那人显然不欲令我二人相认，~~我~~到此时我嫌已七日无耳印，就与龙兄打赌，每日一人值勤，只许所长子，阻挡企图入谷之人。今日午时是最后时限，我到那时方可离任。”

龙吟风道：“我们都不愿受人恩惠，这比我不了最后

一笔人情债，心里痛快多了。”

莫萧魂道：“我也是最后一笔债。”

二人相视而笑。

简悲声道：“我既无法入谷，只好于此地等到正午。”

正午，忽一道黑气冲天而起，向南而去。

三人入谷。

谷中平地中央摆放一尔大香炉，中插一根粗如儿臂的香签，香炉上刻有浮雕符号。

龙吟风研究了半天，脸色极严肃道：“你们都知道十年前有魔头丘奉尊吗？”

简悲声道：“不就是魔教的创始人，第一代教主吗？他之黄老人镇在云南一处地方了。”

莫萧魂道：“玄黄老人将他镇住不错，但那时丘奉尊的已经与玄黄老人不相上下，玄黄老人恐他修炼一段时间后，禁制，故清洪荒老人使用摄魂术将丘奉尊催眠。”

龙吟风道：“现在有人办法解除洪荒老人的法术，二人大惊。

龙吟风一指香炉：“晚了，现在丘奉尊已经醒了，玄黄老人的禁制困不住他了。”

三人皆沉默不语。

简悲声道：“这里面定有巨阴谋。”

龙吟风道：“不过短期内丘奉尊不会出现于江湖上。”

莫箫魂道：“丘奉尊必是回魔教总坛，重整人手。”

龙吟风道：“当年丘老魔眼高识远，自恃功力深厚，一派高人单打独斗，被玄黄老人用‘玄黄符’封住武功，锁于地底火焰洞中。这次复出，必定吸取教训。”

简悲声说道：“魔教于三十年前丘奉尊被尊时便声威大减，三十年前丘泪、莫七煞二人攻大闹魔教总坛，将总坛捣毁，魔教从此转入地下活动，九年前龙大侠斩七十二魔头，六年前莫大侠单挑魔教南方秘密巢穴，毙去使者，三大护法、六太长老，重创教主丘论剑，魔教元气大伤，这次丘奉尊回归，魔教必定重振旗鼓，为害江湖。”

莫箫魂忽道：“我去找那施恩图报之人。”

龙吟风道：“我亦有此意。”

简悲声说：“我将重上武当。”说完飘然而去。

龙莫二人也欲动身，忽身侧刀，剑在鞘中嗡作响。

龙吟风叹道：“想以此次刀与我缘分已尽。”

莫箫魂亦道：“还是留赠有缘人好。”

## (右：莫藏刀)

谷中岩洞不少，但二人并不进入，转至一块巨石之前，龙吟风停步道：“此地风水最好，聚金气，绝火脉，正是藏宝之处。”

莫箫魂也不言语，只是动手移去巨石，巨石之后忽然露出一

整齐洞口，洞内一片黑暗，但洞口石壁光滑，显然经过二人对视一眼，均想：“不料古人于此开凿已有数人。”龙吟风率先入洞，从怀中掏出一颗夜明珠，顿时满光，光亮微弱，但在内室高处看去，已亮如白昼了。莫箫魂随后进入，一看龙吟风手中明珠，便问道：“何宝珠？”

龙吟风道：“只是龙珠。”说完抖手腕一甩，夜明珠嵌入莫箫魂掌心，莫箫魂惊道：“如此宝物，为何不留于身边？”

龙吟风道：“原本是大内之物，经陈桥手偷出，却在打赌给卫公岩，而我又从卫公岩手里赢过来，于我无用，不如留于此处。”莫箫魂大喜，也将一颗宝珠嵌上洞顶，并列在龙珠之下，风珠。进后说道：“我从卫公岩手中把另一颗也赢过来了，卫公岩赌技虽差，但赌品却是极佳，不愧为天下第一赌鬼。”

这时二人才看到，洞中地下，也插着一把剑，颜色青灰，普通青铜制成一般，但却是浑然一体，铸造时连剑柄刀把儿铸出，护手也不似小，没有任何字样花纹。

“奇怪”，莫箫魂道，“这是什么兵器。”

龙吟风拔出刀，只觉入手冰凉，握拳动，轻重适中，甚为称手，只是整件兵器为一块金属，并无木料皮革，看起来有些不

莫箫魂拔出宝剑，也有同样的体会，于是从鞘中拔出柄“新生”而泪剑，将怪剑插入鞘中，却是完全合适，正似定的一般。

龙吟风环视四周，洞壁极为光滑，一看可知是人为加工而成，但除地下两个插刀，剑的印孔外，没有任何泥乎。

“古人留下之物，我不欲令其埋没于此地。”莫箫魂说道，同时走到右面石壁之前，将泪剑平插壁上，运起内力，剑身慢慢陷入石壁。

“我也这么想。”龙吟风和法炮制，将七煞刀按进石壁，将怪刀插入鞘中，“宝物也有，废物也存，总之对我们都是一样。”

莫箫魂忽道：“龙兄，用不用留下一套剑法刀招？”

龙吟风~~思~~朝片刺道：“还是留下好。”

二人面壁许久。

龙吟风忽道：“我心中无招。”

莫箫魂也道：“我心中也无招。”

二人相视大笑，忽身形互换，龙吟风走到右面石壁藏剑处，莫箫魂到左边藏刀处，各自运指如风，引体起来。

龙吟风所书“吟风剑法”，共七式，由简至繁，第一式共听变六，~~第二式共三十六变~~，第七式竟有三百六十五个变化。

莫箫魂所书“箫魂七式”，也是七式，由繁至简，第一式共三十六刀，第七式只有一刀。

二人印完，互相检查。

“好刀法！”

“好剑法。”

二人行至洞口，回头，忽发现正面石壁空~~如~~如也。龙吟风出指，莫箫魂出指。

二人轮流出指，正面石壁上出现四字大字：“任君选择”。各异，真草隶篆俱有，字形飘逸，真看不出是两人各写一笔，下面签名，左“龙吟风”，右“莫箫魂”。

巨石被移回原处。

莫兄，这事情看来有些奇怪，我二人所见人并非同一人，令我二人做同一事，背后定有人指使。”龙吟风道，“不如我们查访。”

“以我看，那二人已然性命不存了。”莫箫魂冷笑，纵身形离去，转眼不见。

龙吟风长叹，也离去。

② 简悲声正在苦战，周围数十白衣大汉手持各种兵器将他围在中间，一招一式颇有章法，显然不是那种江湖上二三流的小角色。简悲声左右开弓，险情不断。

离他不远处，又有一绿衣少女被困，七八个中年妇人围绕着她游斗，虽是女子，却掌底生风，比那些白衣大汉强得多了。但顾忌到她那少女的剑法毒辣，不敢过于逼近，故绿衣少女的压力要轻些。

这是荒郊野外，就算闹翻天也没人知晓，故而这些白衣大汉肆无忌惮，呐喊、呼号、兵器碰撞，声音可传出来之外，在离战场稍远一些的地方，摆放一张华丽的座椅，上面端坐一人，身着红袍，肥头大耳，冷漠着监视情况的发展。在他身后，几名妇人押着一名绿衣少女，蒙巾蒙面，那些妇人的手，尽数按在穴道、筋脉之上，使她动弹不得。

但他却开口说话：“简公子，我劝你还是弃剑投降的好，快点和我做伴吧！那位祖了，你也别做徒劳的抵抗了，反正也坚持不了多久，不如省些力气，投降的好。”

简悲声大怒，没想到他被擒了后，反而劝他们投降。手上一紧，杀了二人，冷笑道：“那是在下的事，不劳姑娘操心。”绿衣少女则不动声色，手上仍不急不缓，些绿衣少女的话对他一点影响也没有，依然保持着不胜不败之局。

红袍人也是一愣，回手扯掉绿衣少女的蒙面巾，面巾下容颜极美，秀气神情一惊。

红袍人大笑：“女贼良真是妙人心，决战劣者为俊杰，他可就不如姑娘聪明。”

绿衣少女也笑道：“我可不是什么俊杰，只不甘被人押着滋味不太好受，我想让他们也尝尝，这才叫有苦难当啊！”

红袍人道：“若姑娘性命不保，也会叫旁人尝到了滋味。”绿衣少女笑得更厉害了：“我若性命不保，总要拉几下垫背的也有，友也好，敌也罢，反正赶上了算谁倒霉。”

红袍人又是一愣。

简悲声心中一凛，忖道：“这女子如此邪门，以后不要被她才好。”转念又想，“那绿衣女贼武功不错，招式毒辣，反胜人一筹，不知是何来路。”

心中这一念，身上已被白衣大汉划了几道口子，手上一收，脚底板全无，却把周身护得滴水不漏。